

敦煌學

第九輯

敦煌學會編印

STUDIES ON TUN-HUANG

VOLUME IX

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-Huang

Hwa Kang, Taipei Taiwan R. O. C. 1985

敦煌寫本兔園策府逸注補

郭長城

一、前言

王應麟困學紀聞云：“兔園策府三十卷（註），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，自設問對，引經史為訓注。”其言是也。惟今所見敦煌寫本中，僅斯一〇八六卷為有注本，然前後均殘闕，殊為可惜。余前既為“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敍錄”畢，因亟思有以補之，小子妄作，疎陋不免，尚祈學者專家，不吝賜正。

註：敦煌寫本自序作十卷，詳見拙撰“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敍錄”，載本刊第八輯。

二、敍例

- 一、此書原自有注，惟僅存斯一〇八六卷之部份，茲據原注體例，試作補注；然書之事典可考，作者之旨意不可強明，謹依李注文選之例，據事徵典，不妄加義。
- 二、凡引古書古語必載其名，若有語義難曉者，并採其注疏；又別以雙行小字標其卷次、篇名或轉載書名，以利尋檢，非自亂前例。
- 三、諸書每有相互襲用之語，而異文頗見，尤以讖緯、雜家諸書為甚；茲僅略採一二，以資觀覽。
- 四、引用書籍，力詳首尾，其與本文不相關涉者，則稍加刪改，以從簡要。
- 五、此書成於唐初，故引書以三禮、漢書、文選為主（註），今作補注，亦准其例，又初唐以後之作，概所不取。

註：參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“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”條。

三、兔園策府補注

兔園策府卷第一并序 杜嗣先奉 敎撰

【補注】：史記卷十五·六國年表。曰：二世元年十一月，為兔園，就阿房宮。西京雜記卷二曰：梁孝

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，作曜華之宮，築兔園。穆天子傳卷二曰：群玉之山，阿平無險，四徹中繩，先王之所謂策府。注：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，所謂藏之名山者也。蔡邕獨斷文選卷三十六·教曰：諸侯言曰教。

易曰：利用賓於王。書曰：明試以功，讒事以制；斯則昇賢之大執，辨政①之嘉謀。採其奧則薪樵之詠興，選其精則桂林之響發。

【補注】：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曰：觀國之光，利用賓於王。尚書虞書·舜典曰：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。又周書周官曰：學古入官，讒事以制，政乃不迷。尚書虞書·大禹謨帝曰：來！禹，降水做予，成允成功，惟汝賢。又曰：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毛詩小雅·采芣曰：平平左右。傳：平平，辨治也。史記卷一百二十六·西門豹傳曰：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，辨治者當能別之。尚書周書·君陳曰：爾有嘉謀嘉猷，則入告爾后于內。毛詩大雅·棫樸曰：芾芾棫樸，薪之樵之。傳：樵、積也。山木茂盛，萬民得而薪之；賢人衆多，國家得用蕃興。臧榮緒晉書御覽卷五十七曰：郗詵為雍州刺史，帝於東堂餞之。問詵曰：卿自以為何如？詵對曰：臣學賢良對策，為天下第一，猶桂林之一枝，崑山之片玉。

②自周徵造士，漢辟賢良；擢高第以登庸，懸甲科而入仕。劉君詔問，吐河洛之詞；仲舒抗答，引陰陽之義。孫弘則約文而切理，杜欽則指事以陳謀；魯丕以雅素申規，馬融以儒宗獻可。斯乃對問之大體，詢考之良圖。

【補注】：禮記王制第五曰：命鄉論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選士；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，曰俊士；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，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，曰造士。鄭注：造、成也，能習禮則為成士。漢書卷四·文帝紀曰：十五年九月，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，上親策之，傳納以言。史記卷一百二十一·儒林列傳曰：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漢書卷四十九·霍光傳曰：對策者百餘人，唯錯為高第。尚書虞書·堯典曰：疇咨若時登庸。傳：庸

①辨政即辨治，疑避高宗諱改。

②本段起均襲文心雕龍議對語，可參見。

晉書善注引。曰：劉毅爲尚書左僕射。上疏陳九品之弊曰：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勢族。

③自魏晉之後，藻麗漸繁；齊梁以還，文華競軼。構虛詞而飾巧，穿異辨以邀能；文皆理外之言，理失文中之意。將陳正道，掩巢燧於毫端；欲敘昇平，擯唐虞於字末。

【補注】：楊戲季漢輔臣贊三國志卷四十五。蜀書楊戲傳。贊秦子勅曰：司農性才，敷述允章，藻麗辭理，斐斐有光。蕭統文選序：若其議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。王粲浮淮賦王侍中集。曰：滂佈洵洽，遞相競軼。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。班固列傳。曰：造構文辭，終以諷勸。商君書慎法第二十五。曰：士學於言說之人，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。范曄後漢書卷六十七。黨錮列傳。曰：士之飾巧馳辯，以要能釣利者，不期而景從矣。又卷七十九下。儒林列傳論。曰：至有分爭王庭，樹朋私里，繁其章條，穿求崖穴，以合一家之說。班固東都賦文選卷一。曰：既聞正道，請終身而誦之。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。曰：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獸衆，人民不勝禽獸蟲蛇。有聖人作。構木爲巢，以避群害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蟻蛤，腥臊惡臭，而傷害腹胃，民多疾病。有聖人作，鑽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燧人氏。陸機文賦文選卷十七。曰：籠天地於形內，挫萬物於筆端。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論。曰：千里之差，與自毫端。張衡東京賦文選卷三。曰：躬自菲薄，治致升平之德。薛綜注：升平，謂國太平也。尚書周書。曰：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論語泰伯第八。曰：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。孔安國注：唐者，堯號；虞者，舜號。

境纒臻於九服，遠述幽冥之荒；德未靜於一戎，先動雲雷之氣。奏諛言而竊位，假繁論以豐詞；匪窮理之大猷，乖得賢之雅訓。

【補注】：劉琨勸進表文選卷三十七。曰：京畿隕喪，九服崩離。周禮夏官職萬解。曰：乃辨九服之邦國：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曰侯服、甸服、男服、采服、衛服、蠻服、夷服、鎮服、蕃服。曹植王仲宣誄文選卷五十六。曰：嗟乎夫子，永安幽冥。尚書周書武成。曰：一戎衣，天下大定。傳：衣、服也。一著戎服而滅紂。逸周書周祝解第六十七。曰：因其能，民乃靜。注：靜、服

③本段起與隋李諤上書除文華之蔽語多相通，可參見。

。謂不為亂也。周易 屯卦 象辭。曰：雲雷屯，君子以經綸。注：君子經綸之時。諛言注訖。
 。論語 衛靈公第 十五。曰：臧文仲其稱位者與！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韓非子 外儲說左 上 第三 十二。曰：故無度而應之，則辯士繁說；設度而持之，雖知者猶畏失也，不敢妄言。陸機 演連珠 文選卷 五十五。曰：故明主程才以効業，貞臣底力而辭豐。周易 說卦。曰：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毛詩 小雅 巧言。曰：秩秩大猷，聖人莫之。注：猷、道也。大道，治國之禮法。
 論語 子路第 十三。曰：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劉歆與揚雄 求方言書 劉子駿 集。曰：歆雖不遘過庭，亦克識先君雅訓。

大唐奮庸庶績，翼亮鴻基④；拂蓮兆於滋川，納蘭圃於榮圃。淹中碩藝，並列三雍之官；平府遺編，咸歸七門之史。執禹麾而進善，坐堯衢以訪賢。

【補注】：尚書 虞書 舜典。曰：有能奮庸熙帝之載。傳：奮、起，庸、功。又 虞書 堯典。曰：庶績咸載。傳：績、功也。三國志 卷二十五 高堂隆傳。曰：隆疾篤，口占上疏曰：可選諸王，使君國典兵，往往某時鎮輔皇畿，翼亮帝室。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文選卷三 十六。曰：朕獲纂洪基，思弘至道。晉書五行志曰：元帝太興四年，王敦在武昌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，五六日而萎落。此木失其性。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，又在鈴閣之間，言威儀之富，榮華之盛，皆如狂華之發，不可久也。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斃其尸。一說亦華孽也，於周易為枯楊生華。呂氏春秋 有始覽 謹 聽。曰：太公釣於滋泉，遭紂之世也，故文王得之而王。河圖挺佐輔 類聚卷十一 帝王部一。曰：黃帝設齋七日，至於翠嬌之淵，大鱸魚折溜而至。乃與天老迎之，五色畢具，魚汎帛圖，蘭葉朱文，以授黃帝，名曰錄圖。漢書藝文志曰：禮古經者，出於魯淹中。蘇林注：淹中，里名也。漢書 卷五十三 景 十三 王傳。曰：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，獻雅樂，對三雍宮。應劭曰：辟雍、明堂、靈台也。呂氏春秋 仲冬紀第十 一。至忠。曰：王令人發平府，而視之於故記。注：平府，府名也。范曄後漢書百官志曰：宮掖門，每門司馬一人，比千石。本注曰：南宮、南屯司馬，主平城門；北宮門、蒼龍司馬，主

④鴻基即洪基，唐人多用鴻基，罕用洪基，似為當時習慣。吳師道對策 登科記 考卷三。曰：垂莫大之鴻基；張說對策 同前。曰：誕受鴻基；隋書音樂志：鴻基惟永；地理志：式固鴻基；李百藥贊道賦：啓七百之鴻基等是。

東門；玄武司馬，主玄武門；北屯司馬，主北門；北宮朱爵司馬，主南掖門；東明司馬，主東門；朔平司馬，主北門，凡七門。楚辭大招曰：直羸在位，近禹麾只。王逸注：禹，聖王，明於知人。麾，舉手也。言近夏禹指麾取士，一國之人悉進之也。一云誠近夏禹所稱舉賢人之意也。管子桓公問第五十六曰：黃帝立明臺之議者，上觀於賢也；堯有衢室之間者，下聽於人也。

故事則南宮之賓，待詔則東館之客。秀異之薦，並躡長塗之龍；孝廉之徵，俱振充庭之鷺。故得能官同於濟巨，多士茂於基邦；草澤無遺，英奇必進。

【補注】：范曄後漢書卷三十三·鄭弘列傳曰：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，皆著之南宮，以為故事。漢書卷五十八·公孫弘傳曰：天子擢弘對為第一，拜為博士，待詔金馬門。又云：弘於是起客館，開東閣，以延賢人，與參謀議。漢書卷九十八·元后傳曰：秋歷東館，望昆明，集黃山宮。顏延之直東宮答鄭尚書詩文選卷二十六曰：跂予旅東館，徒歌屬南廡。漢書食貨志曰：其有秀異者，移鄉學於庠序。三國志卷四十九·吳書劉繇傳曰：劉繇字正禮，兄岱，字公山。平原陶丘洪薦繇，欲令舉茂才。刺史曰：前年舉公山，奈何復舉正禮乎？洪曰：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，舉正禮於後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，騁騏驎於千里，不亦可乎！漢書武帝紀曰：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。毛詩周頌振鷺曰：振鷺于飛，于彼西雝。傳：振振，群飛之貌。鷺，白鳥也。箋：白鳥集于西雝之澤，言所集得其處也。揚雄劇秦美新文選卷四十八曰：振鷺之聲充庭，鴻鸞之燕漸階。尚書商書·說命上曰：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。又周書大誥曰：越爾多士、尹氏、御事。左思詠史詩文選卷二十一曰：何世無奇才？遺之在草澤。禮記禮運第九曰：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。鄭注：英，俊選之尤者。

伏惟大王分華星樹，毓慶雲柯^⑤；固磐石以開基，列維城而作鎮。中山文梓，獨振蟠龍之詞；淮岫芳叢，先啓騰翮之韻。立奏金箱之典，停日轡於昆吾；坐陳丹雘之篇，下月輪於清夜。

⑤分華即分野：星占家言諸國之畛域上應星宿，諸王之分封亦同。唐大詔令集卷卅七冊周王顯左衛大將軍文：上圖圖極，星躔分帝子之象；下奠方輿，列野宅天孫之鎮。又同卷冊紀王慎邢州刺史文：稟慶星躔，分華帝圃等，均此意也。

【補注】：周禮春官·保章氏曰：保章氏掌天星，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，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觀妖祥。
 。陸機浮雲賦陸平原集曰：金柯分，玉葉散。史記卷十·孝文本紀曰：高帝封王子弟，地犬牙相制，此所謂磐石之宗也。何晏景福殿賦文選卷十一曰：讎天地以開基，並列宿而作制。毛詩大雅板曰：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。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文選卷二十四曰：藩岳作鎮，輔我京室。中山王劉勝文木賦西京雜記卷第六曰：或如龍盤虎踞，復似鸞集鳳翔。淮南王劉安招隱士賦文選卷三十三曰：桂樹叢生兮山之幽，偃蹇連卷兮枝相繚。又曰：白鹿麕麇，或騰或倚。徐陵玉臺新詠序曰：麗以金箱，裝之寶軸。庾信周譙國夫人墓誌銘庾子山集卷十六曰：星機北轉，日轡西迴。淮南子卷三·天文訓曰：日出于暘谷，至于昆吾。曹植公譙詩文選卷二曰：清夜遊西園，飛蓋相追隨。又曰：神馳接丹靛，輕輦隨風移。庾信象戲賦庾子山集卷一曰：月輪新滿，日最初圓。

驂駕駟馬，禮盛於從梁；面試銅臺，文高於入魏。東平蒼之雅望，北海靖之英聲；湛楚醞於芳筵，飾燕金於駿骨。由是徐陳並列，沐鳧沼以趨歡；牧馬爭歸，望鴻臺而漸翼。

【補注】：華陽國志卷第三·蜀志曰：城北十里有昇僊橋，有送客觀。司馬相如初入長安，題市門曰：不乘赤車駟馬，不過汝下也。漢書卷五十七上·司馬相如傳曰：是時梁孝王來朝，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、淮陰枚乘、吳儼忌夫子之徒，相如見而說之，因病免，客遊梁，得與諸侯遊士居。三國志卷十九·陳思王植傳曰：陳思王植字子建，年十餘歲，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，善屬文。太祖嘗視其文，謂植曰：汝倩人邪？植跪曰：言出為論，下筆成章，願當面試，奈何倩人？時鄴銅爵臺新成，太祖悉將諸子登臺，使各為賦。植援筆立成，可觀，太祖甚異之。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二·光武十王列傳曰：東平憲王蒼少好經書，雅有智思，為人美須髯，腰帶八圍，顯宗甚愛重之。嘗手詔曰：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，王言為善最樂，其言甚大，副是要腹矣。又卷十四·宗室四王三侯列傳曰：北海靖王興為人明略，善聽訟，甚得名稱。顯宗器重興，每有異政，輒乘驛問焉。漢書卷三十六·楚元王傳曰：初，元王敬禮申公等，穆生不嘗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為穆生設醴。劉向新序卷三·雜事曰：郭隗謂燕王曰：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，三年不得。人請求之，三月得馬，已死矣，買其骨以五百金。君大怒之。人曰：死馬骨且市之，況生馬乎？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。於是不能朞年，千里馬至者三。魏文帝與吳質書文選卷四十二曰：徐陳應劉，一時俱逝。典略善注引曰：徐幹、劉楨、應瑒、阮瑀、陳琳、王粲等與吳質並見友於太子。後漢書卷五十七·劉陶列傳曰：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，武旅有鳧藻之士。玉篇：趨、走也，越

也。漢書卷五十八·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曰：公孫弘、卜式、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，遠迹羊豕之間，非遇其時，焉能致此位乎！三輔黃圖卷三曰：鴻臺、始皇二十七年築，高四十丈，上起觀宇。帝嘗射飛鴻于臺上，故號鴻臺。

願惟虛賤，謬奉恩光。昔因耕鑿之勤，頗覽詩書之訓；登學山而覆篋，鼓文河以濫觴。爰從竊貫之年，肇應揚庭之問。以茲下隸，來陪上落；暫赴長裾之門，更對脩篁之苑。璫灰屢變，緹襲空珍；忝遊梁之一班，同背淮之千里。

【補注】：李密陳情事表文選卷三十七。曰：猥以微賤，當侍東宮。毛詩小雅。曰：既見君子，為龍為光。傳：龍、寵也。箋：為寵為光，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。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文選卷三十九。曰：大王惠以恩光，願以顏色。漢書卷五十八兒寬傳曰：寬貧無資用，嘗為弟子都養。時行質作，帶經而鉏，休息輒讀誦。論語子罕第九。子曰：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荀子子道篇第二十九。曰：江出於泯山，其始也，其源可以濫觴。穀梁傳昭十九年。曰：竊貫成童，不就師傅，父之罪也。范注：竊貫，謂交午剪髮以為飾；成童，八歲以上。周易夬卦卦辭。曰：夬，揚於王庭。漢武帝賢良詔文選卷三十五。曰：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，受策察問，咸以書對著之於篇，朕親覽焉。左氏傳：成十七年。曰：嬰齊，魯之常隸也。杜注：隸、賤官。陳思王與楊德祖詩文選卷四十二。曰：吾雖德薄，位為蕃侯。鄒陽上書吳王文選卷三十九。曰：飾固陋之心，則何王之門不可良裾乎！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瑯邪城詩文選卷二十二。曰：脩篁壯下屬，危樓峻上千。圖經御覽百五十九。曰：梁王有脩竹園，園中竹木天下之選。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梁簡文帝集。曰：合璧不停，旋灰屢徙。楚辭王褒九懷。曰：襲英衣兮緹縹。王逸注：重我絳袍，采色鮮也。遊梁已注訖。張衡東京賦文選卷三。曰：尊卑以班。薛綜注：班，位次也。鄒陽上書吳王文選卷三十九。曰：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，背淮千里而自致者。

忽垂恩教，令修新策⑥。今乃勒成一部一本作十卷，名曰兔園策府，並引經史，為之訓注。雖則謬言斐論，無取貴於油綳一本作綳；然而野識芻詞，理雖周一本作同於翰墨。傳之君子，有慙安國之言；懸之市人，深乖呂韋之旨。所定篇目題之如左：

⑥舊唐書藝文志：策府五百八十二卷，張大素撰，新唐書經籍志同，通志策府作冊府。張

【補注】：文心雕龍詔策第十九曰：教者，效也，言出而民效也。契敷五教，故王侯稱教。左思魏都賦文選卷六曰：繆默語之常倫，牽謬言而踰侈。劉淵林注：李尅書曰：言語辯聰而不度於義者，謂之謬言。論語公治長第五曰：斐然成章。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文選卷四十三曰：表龍章於裸壤，奏韶武於嬰俗，固難以取貴矣。任昉為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文選卷三十八曰：人蕃油素，家懷鉛筆。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曰：遍該細素，殫極邱墳。列子楊朱第七曰：故野人之所安，野人之所美，以為天下無過者。昔者宋國有田夫，常衣緇屨，僅以過冬。暨春東作，自曝於日，不知天下有廣夏閟室，綿纈狐貉。顧謂其妻曰：負日之暄，人莫知者，以獻吾君，將有重賞。毛詩大雅·板曰：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傳：芻蕘，採薪者。魏文帝典論論文文選卷五十二曰：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。孔安國尚書序曰：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，昭然義見，宜相附近，故引之各冠其篇首。定五十八篇既畢，會國有巫蠱之事，經籍道息，用不復以聞。傳之子孫，以貽後代。若好古博雅君子，與我同志，亦所不隱也。史記卷八十五·呂不韋列傳曰：是時諸侯多辯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書布天下。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，集論以為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，二十餘萬言。布咸陽市門，懸千金其上。延諸侯游士賓客，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。

兔園策府卷第一

辨天地

問：氣象初構，形質始萌；倚杵分高下之容，迴輪表運行之數。然則駕雲甄海，鍊石補維；徒聞夸父之林，空紀大章之算。

【補注】：周易繫辭上曰：精氣為物。又曰：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王弼注：象，況日月星辰。形，況山川草木。又繫辭下曰：原始要終，以為質也。注：質，體也。河圖挺佐輔初學記一·天

書久逸，不足徵。考舊唐書張公謹傳：“次子大素，龍朔中(661 - 3)歷位東台舍人，兼修國史。”未載其撰策府事。杜嗣先為蔣王暉僚佐，約在貞觀末至顯慶間撰兔園策府(646 - 656)，依此則二人時代相當，此言奉教修新策，則舊策為張書否？不可知矣！要之，以太宗頗好文，諸王從其所好，因相繼命僚佐修撰，以附風雅，則先後所修者必甚多也。

部·天曰：百世之後，地高天下。如此，千歲之後，而天可倚杵，淘淘莫知始終。周易繫辭上曰：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。春秋命曆敘御覽卷七十八曰：人皇氏九頭，翼六羽，乘雲車。又曰：皇神農始立地形，甄度四海。列子湯問第五曰：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，斷鼈之足以立四極。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絕地維。山海經海外北經曰：夸父與日逐走，入日，渴欲得飲。飲于河渭，河渭不足，北飲大澤。未至，道渴而死，棄其杖，化為鄧林。淮南子墜形訓曰：禹使大章步自東極，至於西極，二億三千五百里，七十五步。

至若玄黃定體，珠璧連暉；列九野於躔房，疏五潢於清淺。窺其正色，有惑於蒙莊；覽其要終，多疑於鄭竈。子既獵華彫篆，採懿細油一本作細紬；對背景以馳芳，概秋旻而發響。登科入辟⑦，必俟英賢；蹟祕鈎深，理宜昭晰！

【補注】：周易坤卦文言曰：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，天玄而地黃。尚書中候初學記一·天部·天曰：天地開闢，甲子冬至，日月若懸璧，五星若編珠。呂氏春秋有始覽·有始曰：天有九野，中央曰鈞天，其星角、亢、氐；東方曰蒼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；東北曰變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牽牛；北方曰玄天，其星婺女、虛、危、營室；西北曰幽天，其星東璧、奎、婁；西方曰顓天，其星胃、昴、畢；西南曰朱天，其星青、雉、參、東井；南方曰炎天，其星與鬼、柳、七星；東南曰陽天，其星張、翼、軫。漢書律歷志卷二十一上曰：日月初躔，星之紀也。孟康注：躔、舍也。史記天官書曰：西宮咸池曰天五潢。五潢，五帝車舍。古詩十九首文選卷二十九曰：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。莊子逍遙遊第一曰：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潘岳悼亡詩文選卷二十三曰：上慙東門吳，下愧蒙莊子。史記卷六十三·老子韓非列傳曰：莊子者，蒙人也。周易繫辭下曰：易之為書也，原始要終以為質也。左氏傳昭十七年曰：鄭裨竈言於子產曰：宋衛陳鄭將同日火，若我用瓊珩玉璣，鄭必不火。子產弗與。十八年，皆來告火。裨竈曰：不用吾言，鄭又將火。鄭人請用之，子產不可。子大叔曰：寶以保民也，若有火，國幾亡，可以救亡，子何愛焉？子產曰：天道遠，人道邇

⑦入辟，入辟雍也。唐以科學取士，進士及第者曰登科。高常侍河西送李十七詩：開禮知才子，登科及少年。敦煌寫本伯四〇九三甘棠集卷第四。謝不許讓兼賜告身：從來揣分，不望登科。又伯四〇三四卷背類書。職事章：登科拔萃，錦章繡句等是。

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！竈焉知天道？是亦多言矣，豈不或信。遂不與。亦不復火。

揚子法言^{吾子弟}二。曰：童子雕蟲篆刻也。孔安國尚書序曰：採摭群言，以立訓傳。毛詩大雅·烝民。曰：好是懿德。傳：懿，美也。緇油已注訖。曹植七啓^{文選卷三十四}。曰：故甘露紛而晨降，景得宵而舒光。史記天官書曰：天精而見景星。孟康注：精，明也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，赤方中有兩黃星，青方中一黃星，凡三星合爲景星。爾雅釋天曰：秋爲旻天。李巡注：秋，萬物成熟，皆有文章，故曰旻天，旻，文也。司馬相如上林賦^{文選卷八}。曰：此不可以揚名發譽。禮記^{王制第五}。曰：天子命之教，然後爲學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，大學在郊；天子曰辟雍，諸侯曰頓宮。周易^{繫辭上}。曰：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以定天下之吉凶。何晏景福殿賦^{文選卷十一}。曰：雖離朱之至精，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。

對：竊以玄儀未闕，九變混其萌芽；素質爰分，四遊定其昇降。然則十端虛廓，九道交迴；仰之者莫測其源，言之者罕詳其要。

【補注】：列子^{天瑞第一}。曰：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，夫有形者生於無形，則天地安從生？故曰有太易、有太初、有太始、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，故曰渾淪。渾淪者，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埒，易變而爲一，一變而爲七，七變而爲九，九變者，究也，乃復變而爲一。尚書考靈曜^{周禮正義}曰：天旁行四表之中，冬南夏北，春西秋東，皆薄四表而止。地亦升降於天之中，冬至而下，夏至而上，二至上下，蓋極地厚也。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。四遊者，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，春分西遊之極，地雖西極，升降正中。從此漸漸而東，至春末復正。立夏之後北遊，夏至北遊之極，地則升降極下，至夏末復正。立秋之後東遊，秋分東遊之極，地則升降正中，至秋末復正。立冬之後南遊，冬至南遊之極，地則昇降極上，至冬末復正。此地與星辰四遊之義也。春秋繁露^{官制象天第二十四}曰：天有十端，天爲一端，地爲一端，陽爲一端，陰爲一端，水爲一端，土爲一端，人爲一端，金爲一端，木爲一端，火爲一端，凡十端。淮南子^{天文訓}。曰：道始于虛廓。龍魚河圖^{御覽卷四}。曰：月有九行。黑道二，出黃道北；赤道二，出黃道南；白道二，出黃道西；青道二，出黃道東。立春、春分月從東，青道；立秋、秋分從西，白道；立夏、夏至從南，赤道；立冬、冬至從北，黑道。

或明其載水，或說以浮空；地若卵中之黃，天如山外之色^⑧。楊泉覆轍之論，未窮廣大之容；仲任倚蓋之談，距識周流之象^⑨。

【補注】：渾天儀^{御覽卷二}曰：天如雞子，地如中黃，居其天內。天大地小，表裏有水。天地各乘氣而立，載水而浮，日月星辰繞地下。抱朴子^{晉書天文志}曰：宣夜之書亡，惟漢祕書郎鄒萌記先師相傳云：天了無質，仰而瞻之，高遠無極，眼瞽精絕，故蒼蒼然也。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，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。夫青非真色，而黑非有體也。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，其行其止皆須氣焉。楊泉物理論^{御覽卷二}曰：渾天說天言：天如車輪而轉，日月旦從上過，夜從下過，故得出卯入酉。或以斗極難之，故作蓋天。言天左轉，日月不行，皆緣邊爲道。就渾天之說，則斗極不正；若用蓋天，則日月出入不定。夫天，元氣也，皓然而已；無他物焉。周易^{繫辭上}曰：夫易廣矣，大矣，以言乎遠則不禦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深焉。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義配至德。王充論衡^{說日篇}曰：或曰：「天高南方下北方，日出高故見，日下故不見。天之居若倚蓋矣，故極在人之北，是其效也。極其天下之中，今在人北，其若倚蓋明矣。」日明既以倚蓋喻，當若蓋之形也。極星在上之北，若蓋之葆矣。其下之南，有若蓋之莖者，正何所乎？夫取蓋於地不能運，立而樹之，然後能轉。今天運轉，其北際不著地者，觸礙何以能行？由此言之，天不若倚蓋之狀，日之出入，不隨天高下明矣。周易^{繫辭下}曰：易之爲書也不可遠，爲道也屢遷。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。

當今握璿衡而臨極，運玉斗以司辰。上括乾象，旁吞地絡；陽光抱珥，陰彩重輪。星披五老之圖，雪映四神之轍。抗天臺於南極，闢玄殿於北荒；東逾抃龍之壑，西越繞蛇之丘。

⑧載水，雞子之說爲渾天家言；浮空，山色之說爲宣夜家言。

⑨楊泉於天體之說；既非蓋天，亦非渾天，此以其覆轍之論而謂其未窮廣大之容，似未允。又王充字仲任，其論衡引或曰云云者，實周髀家言，充引之以駁其非，實未嘗主倚蓋之說也。

【補注】：尚書虞書舜典。曰：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論語素王受命識文選卷三十六善注引。曰：王者受命，布政易俗，以御八極。張衡西京賦文選卷二。曰：爾乃振天維，衍地絡。薛綜注：維，綱也；絡，網也。謂其大如天地矣。孝經授神契稽瑞。曰：日抱珥則人壽。符子御覽卷一。曰：盛魄重輪，六合俱照，非日月能乎？論語比考識御覽卷八十一。曰：堯舜等昇首山，觀河渚。有五老遊於河渚，相謂曰：河圖將來告帝期。五老流星上入昴。有頃，赤龍負玉苞舒圖出。堯與大舜等共發曰：帝當樞百則禪虞。堯喟然歎曰：咨爾舜，天之曆數在爾躬。太公金匱廣記卷二百九十一·四海神條。曰：武王伐紂，都洛邑。明年陰寒，雨雪十餘日，深丈餘。甲子平旦，五大夫乘馬車，從兩騎，止王門外。師尚父使人持一粥器出，曰：大夫在內，方對天子，未有出時，且進熱粥以卻寒。粥皆畢。師尚父曰：客可見矣。五車兩騎，四海之神與河伯、風師、雨師耳。南海之神曰祝融，東海之神曰句芒，北海之神曰顓頊，西海之神曰蓐收。楚辭天問。曰：鼃戴山抃，何以安之？王逸注：鼃，大龜也。擊手曰抃。列仙傳曰：有巨鼃之龜，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，戲滄海之中。列子湯問第五。曰：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，實惟無底之谷。其下無底，名曰歸墟。其中有五山焉，其根無所連箸，常隨潮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暫時焉。帝恐流於西極，乃命禺疆，使巨鼃十五舉首而戴之，迭為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，五山始峙而不動。山海經海外西經。曰：在軒轅國北，其丘方，四蛇相繞。

珠璣靡失，玉燭咸調；儂風律以來庭，皓一本作皓雲歌而入贊^⑩。猶復窮精四術，覽奧三家；欲明甄曜之篇，思聞考靈之說。旁羅大象，側訪庸才；雖異談天，聊陳管見。

【補注】：尚書考靈曜開元占經卷十八。曰：天失日月，遺其珠璣。鄭玄注御覽卷六。曰：珠謂五星，遺其珠璣者，盈縮失度也。爾雅釋天曰：四氣和謂之玉燭。陸德明釋文：李云：人若德美如玉而明若燭也。陸機演連珠文選卷五十五。曰：寸管下儂，天地不能以氣欺。陸雲大將軍謔會被命作詩文選卷二十。曰：辰畧重光，協風應律。何晏景福殿賦文選卷十一。曰：彰天瑞之休顯，照遠戎之來庭。宗欽東宮侍臣箴魏書卷五十二·宗欽列傳。曰：雲歌唐后，垂橫美虞。司馬相如封禪書文選卷四十八。曰：諳夏樂贊，百蠻執贊。禮記王制第五。曰：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。順先王詩、書、禮、樂以造士。蔡邕天文志御覽卷二。曰：言天體者有三家。一曰周髀，二

⑩字彙：皓同浩。浩歌，高歌也。雲歌，卿雲之歌。

曰宣夜，三曰渾天。老子^{三十五}曰：執大象，天下往。河上公注：象，道也。聖人守大道，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。洛書有甄曜度，尚書諱及河圖有考靈曜之篇。史記^{卷七十四}孟荀列傳曰：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，故齊人頌曰談天緯。斐注：劉向別錄曰：騶衍之
所言五德終始，天地廣大，盡言天事，故曰談天。東方朔答客難^{漢書卷六十五}東方朔傳曰：以
筦窺天，以蠡測海，豈能考其文理哉。服虔注：筦音管。

夫以玄黃質判，偃伏形殊；元氣輕而上騰，陰氣凝而下薄。方之若火，則烟颺而灰沉；譬之若舟，則外行而內靜。天綱既位，坤道方成，八極以之肇分，五材因而並運。

【補注】：楊雄劇秦美新^{文選卷四十八}曰：玄黃剖判，上下相嘔。河圖括地象^{類聚卷一天部}曰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未分，其氣混沌。清濁既分，伏者爲天，偃者爲地。淮南子^{天文訓}曰：氣有漢垠，清陽者薄靡而爲天，重濁者滯凝而爲地。楊泉物理論^{御覽卷二}曰：夫地有形而天無體，譬如火焉，烟在上，灰在下也。尚書考靈異^{御覽卷三十六}曰：地恒動不止，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，舟行不覺也。淮南子^{天文訓}曰：清妙之合專易，重濁之凝難，故天先成而地後定。楊泉物理論^{御覽卷三十六}曰：地者，其卦曰坤，其德曰母。淮南子^{墜形訓}曰：天地之閒，九州八極。又曰：八紘之外，乃有八極。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，曰蒼門；東方曰東極之山，曰開明之門；東南方曰波母之山，曰陽門；南方曰南極之山，曰暑門；西南方曰編駒之山，曰白門；西方曰西極之山，曰闔闔之門；西北方曰不周之山，曰幽都之門；北方曰北極之山，曰寒門。又曰：位有五材，土其主也。是故鍊土生木，鍊木生火，鍊火生雲，鍊雲生水，鍊水反土。是故以水和土，以土和火，以火化金，以金治木，木復反土，五行相治，所以成器用。

至若曦光散彩，稟陽氣以成形；娥魄凝暉，感陰靈而爲質。星昭白榆之影，憑於萬物之精；河疏析木之津，假以百川之氣。

【補注】：玉篇^{日部}曰：曦，日色也。周易^{乾卦文言}曰：潛龍勿用，陽氣潛藏。皇甫謐年曆^{類聚卷一}天部曰：日者，衆陽之宗。陽精外發，故日以晝明。龍魚河圖^{御覽卷三}曰：陽積精爲日。淮南子^{覽冥訓}曰：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恒娥竊以奔月。說文曰：魄，月始生魄然也。皇甫謐年曆^{類聚卷一}天部月第三曰：月，群陰之精。光內日影，以霄曜，名曰夜光。謝

莊月賦文選卷十三曰：日以陽德，月以陰靈。古樂府詩玉臺新詠卷一：天上何所有？歷歷種白榆。說文曰：星，萬物之精上為列星。河圖括地象桂馥說文義證曰：《德布，萬物之精上為衆星。河圖括地象御覽卷八曰：河精上為天漢。爾雅釋天曰：析木謂之津，箕、斗之間。漢，津也。郭璞注：箕，龍尾；斗，南斗，天漢之津梁。孝經援神契御覽卷八：河者，水之伯也；上應天漢。

至若金臺混極，靈山降英；鏤芳桂以飛輪，拂若華而逗景。真人負笈，遠造天關；海客乘查，遙依星渚。補維立極，化杖成林；理懣探蹟之端，事隱名言之際。

【補注】：東方朔十洲記御覽卷一曰：崑陵，崑崙山也。上有金臺玉闕，亦元氣之所合，天帝之居治處。謝莊月賦文選卷十三曰：擅扶光於東沼，嗣落英於西冥。虞喜安天論類聚卷一·天部月第三曰：俗傳月中仙人桂樹，今視其初生，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，桂樹後生。楚辭離騷曰：折若木以拂日。注：若木在崑崙西極，其華照下地。漢武內傳曰：上元夫人歌步玄之曲，辭曰：昔涉玄真道，騰步登太霞，負笈造天關，借問太上家，忽過紫微垣，真人列如麻。張華博物志雜說下曰：舊說天河與海通，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來去，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飛閣於查上，多齋糧，乘槎而去。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，自後茫茫忽忽，亦不覺晝夜。去十餘日，奄至一處，有城郭狀，屋舍甚嚴。遙望宮中多織婦，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。牽牛人乃驚問曰：何以至此？此人具說來意。並問此是何處？答曰：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。竟不上岸，因還如期。後至蜀，問君平。曰：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。計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。淮南子覽冥訓曰：女媧鍊五色以補蒼天，斷鼈足以立四極。化杖成林已注訖。探蹟注訖。尚書大禹謨曰：名言茲在茲，允出茲在茲。傳：名言此事，必在此義。

嗽乳遊鈎之說，唯聞託夢之人；懸鈎破鏡之談，空傳談詞之客。夫以東遊天縱，終迷對日之言；西蜀含章，竟詘蓋天之論①。前賢往哲，猶且為疑，後學庸能，良難備述。謹對。

①揚雄本持蓋天之說，後聞桓譚渾天說而悅之，乃反詘蓋天之說，事見桓譚新論。隋書天文志：揚子雲難蓋天八事，以通渾天。此即法言所謂之應難未幾也。

【補注】：范曄後漢書卷十上：皇后紀。曰：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，蕩蕩正青，若有鍾乳狀，乃仰嗽飲之。以訊諸占夢，言堯夢攀天而上，湯夢及天而啣之，斯皆聖王之前占，吉不可言。史記卷四十三：趙世家。曰：趙簡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懼。醫扁鵲視之，曰：昔秦繆公嘗如此，七日而寤。寤之日，曰：我之帝所甚樂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。居二日半，簡子寤。語大夫曰：我之帝所甚樂，與百神遊於鈞天，廣樂九奏萬舞，不類三代之樂，其聲動人心。梁鮑泉江上詠月詩類聚卷一：天部月。曰：客行鉤始懸，此夜月將弦。庾信新月詩庾子山集曰：鄭環唯半出，秦鈎本獨懸。古樂府詩玉臺新詠卷十。：葉砧今何在？山上復有山，何當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。左思蜀都賦文選卷四。曰：幽思綯道德，擗灑挾天庭。列子湯問第五。曰：孔子東遊，見兩小兒辯鬪，問其故。一兒曰：我以日始出去人近，而日中時遠也。一兒曰：我以日初出遠，而日中時近也。一兒曰：日初出大如車蓋，及日中則如盤盂。此不為遠者小，近者大乎！一兒曰：日初出滄滄涼涼，及其日中，如探湯。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！孔子不能決也。兩小兒笑曰：丘，孰謂汝多知乎？論語子罕第九。曰：大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漢書卷五十七：揚雄傳。曰：揚雄字子雲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左思蜀都賦文選卷四。曰：揚雄含章而挺生。揚子法言重黎第十。曰：或問渾天。曰：落下閔營之，鮮于妄人度之，耿中丞象之，幾乎幾乎！莫之能違也。請問蓋天。曰：蓋哉蓋哉！應難未幾也。

正曆數

問：出震開元，皇雄標合緯之首；繞樞提象，容成著命曆之初。五德遞遷，三微驟變。寅賤之職，分散於疇人^⑫；吐納之儀，參差於銅史^⑬。

【補注】：帝王世紀初學記卷九：總敘帝王。曰：燧人氏沒，庖犧代之，繼天而王。帝出於震，未有所因，故位在東方，主春，象日之明，是稱太昊。班固典引文選卷四：十八。曰：厥有氏號，紹天闡繹

⑫斯一〇八六寫本僅存如淳注中“官，各從其”四字，今本漢書引無“律、年二十三”以下諸字，史記有，則原注或本史記也，茲據補。

⑬原寫本僅存“耳不輟音，眼無”及“金徒抱箭也”諸字，餘從文選補。自此以下寫本原注頗完整，其校記另見拙著“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敘錄”載敦煌學第八輯。

，莫不開元於太昊。帝王世紀易繫辭下孔疏。曰：或謂之伏犧，或謂之虞犧，一號皇雄氏。
 春秋內事御覽卷七十八。曰：天地開闢，五緯各在其方，至伏犧乃合，故以爲元。帝王世紀
 初學記卷九總敘帝王。曰：黃帝，少典之子，姬姓也。母曰附寶，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，感
 附寶而生黃帝於壽丘。尚書中候御覽卷七十九。曰：帝軒提象，配永循機。注：軒，軒轅，
 黃帝名。永，長也。循，順也。黃帝軒轅觀攝提之象，配而行之。以長爲順，斗機爲
 政。世本春秋序疏。曰：容成造曆，大撓作甲子。宋仲子曰：皆黃帝史官也。應貞晉武帝
 華林園集詩文選卷二十。曰：五德更運，膺籙受符。劉向七略善注引。曰：鄒子有終始五德。言
 土德從所不勝，木德繼之，金德次之，火德次之，水德次之。班固白虎通卷七三正。曰：
 三微者何謂也？陽氣始施，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。十一月之時，陽氣始養根株，黃
 泉之下萬物皆赤。赤者，盛陽之氣也，故周爲天正，色尚赤也。十二月之時，萬物始
 牙而白，白者，陰氣，故殷爲地正，尚白也。十三月之時，萬物始達，孚由而出，皆
 黑，人得加功，故夏爲人正，色尚黑。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。尚書虞書堯典。曰：乃命
 和仲宅西，曰昧谷，寅饒納日。傳：寅，敬也；饒，送也。史記曆書曰：幽厲之後，
 周室微，陪臣執政，史不記時，君不告朔，故疇人子弟分散。如淳注：家業世世相傳
 爲疇。律，年二十三傳之疇官，各從其父學。陸倕新刻漏銘文選卷五十六。曰：耳不聒音，
 眼無流盼，銅史司刻，金徒抱箭。

〔征東夷〕^⑭

聖上以飛天御曆，括地開家^⑮；風清執象之君，化軼繞樞之帝。懸玉鏡，席糴圖；踐三英，
 登九望。

【補注】：帝王世紀御覽卷七十九。曰：堯嘗夢攀天而上之，故年二十而登帝位。春秋元命苞御覽卷七十九。
 曰：堯眉八彩，是謂通明曆象、日月、璇璣、玉衡。帝王世紀御覽卷八十二。曰：禹有聖德

⑭斯一〇八六至此闕。

⑮開家即開國。淮南子汜論訓：國之所以存者，道德也；家之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注：理，道也。案：理即道，則家即國矣。

，夢自洗於河，觀於河。始受圖，括地象也。圖言治水之意。四嶽舉之舜，進之堯，堯命爲司空。執象、繞樞均指黃帝，已註訖。尚書帝命驗御覽卷八十二。曰：桀失其玉鏡，用其噬虎。注：玉鏡，喻清明之道。淮南子覽冥訓。曰：援絕瑞，席蘿圖。注：羅列圖籍以爲席蓐。一說：蘿圖，車上草也。毛詩鄭風羔裘。曰：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。傳：三英，三德也。箋：三德，剛克、柔克、正直也。淮南子御覽卷七十八。⑩曰：神農皇帝襲九空，重九望。注：九空，九天也；九望，九地也。

操環把纓之俗，乘蠶卷殼之鄉；一臂一目之酋，毛人羽人之國。莫不踐珠澤，跨桑津；嚮仁義之風，盡梯航之獻。顧茲遼碣，獨阻荒隅；未戢五兵，猶勞再駕。

【補注】：山海經海外西經。曰：大樂之野，夏后啓于此舞九代；乘兩龍；雲蓋三層。左手操翳，右手操環。又海外北經。曰：拘纓之國在其東，一手把纓。一曰利纓之國。王子年拾遺記卷四。秦始皇條。曰：秦始皇好神仙之事，有苑渠之民乘螺舟而至。舟形似螺，沈行海底而水不侵入，一名淪波舟。淮南子道應訓。曰：盧敖游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玄闕，至於玄穀之上。見一士焉，深目而玄鬢，淚注而鳶肩，豐上而殺下，軒軒然方迎風而舞。顧見盧敖，慢然下其臂，遜逃乎碑下。盧敖就而視之，方倦龜殼而食蛤梨。注：楚人謂僂爲倦；龜殼，龜甲也。山海經海外西經。曰：一臂國在其北，一臂一目一鼻孔。又海外北經。曰：一目國在其東，一目中其面而居。又海外東經。曰：毛民之國在其北，爲人身生毛。又海外南經。曰：羽民國在其東南，其爲人長頭，身生羽。穆天子傳卷二。曰：天子北征，舍於珠澤。郭璞注：此澤出珠，因名之云；越雋平澤出青珠是。木玄虛海賦文選卷十二。曰：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。山海經海外東經。曰：湯谷上有扶木，十日所浴。郭璞注：扶木，扶桑也。梁元帝職貢圖序類聚卷五十五。曰：梯山航海，交臂屈膝，占雲望日，重譯至焉。王子年拾遺記卷七。曰：昆明國貢嗽金鳥。國人云：聞大魏之德，被於荒遠，故越山航海，來獻大國。江淹別賦文選卷十六。曰：遼水無極。水經善注引。曰：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。郭璞江賦文選卷十二。曰：往來勃碣。伏琛齊地記善注引。曰：勃海郡東有碣石，謂之勃碣也。尚書虞書益稷。曰：光天之下，至于海隅蒼生。漢書卷六十四·吾丘壽王傳。曰：臣聞古者作五兵，非以相害，以禁暴討邪也。

⑩案：今本淮南子無此文，疑御覽誤引，俟考。

夫以九黎虐政，猶興中冀之誅；三苗不異，爰動姚墟之伐。今既兵承廟略，將稟神謀；黃鳥降旗，玄狐受籙。命渡遼之將，興轉石之師。地陣籠山，天船蓋海；蒙輪萬隊，絡鐵一本作浴鐵千群。

【補注】：國語楚語下曰：少皞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。韋昭注：九黎，黎氏九人，蚩尤之徒也。尚書周書呂刑曰：若古有訓，蚩尤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平民。傳：九黎之君號曰蚩尤。帝王世紀御覽卷五十五曰：炎帝殺蚩尤於中冀，名其地曰絕轡之野。尚書虞書舜典曰：竄三苗於三危。帝王世紀御覽卷八十一曰：握登見大虹，意感而生舜於姚墟。庾信哀江南賦庚子山集曰：宰衡以干戈爲兒戲，縉紳以清談爲廟略。潘岳荊州詩文選卷五十六曰：繼饗糧盡，神謀不忒。墨子非攻下曰：黃鳥銜珪，降周之岐社。曰：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，泰顛來賓，河出綠圖，地出乘黃。武王踐功，夢見三神曰：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武王乃攻狂夫，反商之周，天賜武王黃鳥之旗。黃帝出軍決御覽卷七三六曰：昔者蚩尤總政無道，殘酷無已。黃帝討之於涿鹿之野，暴兵中原。黃帝仰天歎息，慨然而睡。夢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，以符授之。曰：太一在前，天一備後，得兵契信，戰則尅矣。漢書卷七昭帝紀曰：冬，遼東烏桓反，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。應劭注：嘗度遼水往擊之，故以度遼爲官號。孫子兵勢第五曰：善戰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。太公六韜三陣曰：武王問太公曰：凡用兵爲天陣、地陣、人陣，奈何？太公曰：丘陵水泉，亦有前後左右之利，此謂地陣。李密移郡縣檄曰：復有蒙輪挾輓之士，拔距投石之夫。庾信同盧記室從軍詩庚子山集曰：函犀恆七屬，絡樂府作浴鐵本千群。毛詩秦風小戎曰：駟鐵孔阜。傳：鐵，驪也。

旆揮雲心，鼓鳴雷骨；翻日車於糅雪，縱烈火於秋原。鼇山無作固之基，鯨海息群飛之浪。颺頭旣截，龍膝方迴。先除衛滿之兇，卻掃孫淵之孽。靖帶方之氛祲，安肅慎之黎元。不勞荀彧之謀，詎待涉河之說。

【補注】：李尤九曲歌御覽卷四曰：年歲晚暮日已斜，安得壯士翻日車。楚辭九辯曰：霰雪雰糅其增加兮。王僧孺初夜文王左丞集曰：壘夏河之長瀉，撲秋原之猛燎。列子湯問第五曰：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，五山始峙而不動。梁簡文帝金鏢賦梁簡文帝集曰：軍魚麗而齊上，陣龍膝而俱行。漢書卷九十五朝鮮傳曰：朝鮮王滿，燕人。漢初，燕王盧綰反入匈奴。

滿亡命，聚黨千餘人，居秦故空地，稍役屬真蕃、朝鮮、蠻夷及故燕。干寶晉紀總論文選卷四十九。曰：故能西擒孟達，東舉公孫淵。三國志魏書卷八·公孫淵傳。曰：公孫淵爲遼東太守。景初元年，徵淵。遂發兵逆於遼隧，自立爲燕王。三年，遣司馬宣王征淵，傳首洛陽。後漢書郡國志有帶方縣，屬樂浪郡。郭璞江賦文選卷十二。曰：爾乃騫勞於清旭。玉篇曰：騫；呂計反，視也。說文曰：氛，祥氣也；勞，或從雨。又曰：稜，精氣感祥。春秋傳曰見赤黑之稜是。孔安國尚書序曰：成王既伐東夷，肅慎來賀，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。司馬相如封禪文文選卷四十八。曰：受厚福以浸黎元。史記卷一百一十一·衛將軍列傳附。曰：將軍荀彘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，毋功。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，其謀具朝鮮列傳中。管子小問第五十一。曰：桓公北伐孤竹，未至卑耳之谿十里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，冠右袂衣，走馬前疾。以問。管仲曰：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，長尺而人物具焉。霸王之君興，而登山神見；且走馬前疾，道也。袂衣，示前有水也。右袂衣，示從右方涉也。至卑耳之谿，有贊水者曰：從左方涉，其深及冠；從右方涉，其深至膝。若右涉，其大濟。桓公曰：仲父之聖至若此。

然後置南部之尉，朝東海之君。掛弓扶桑，洗兵海島；文馬既放，彫弓復韜。刊不耐之城，勒丸都之岫；視六合其如指掌，何一隅之足芥哉！謹對。

【補注】：揚雄解嘲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。曰：今大漢左東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後陶塗。東南一尉，西北一侯。孟康注：會稽東部都尉也。列異傳御覽卷八百八十二。曰：費長房能使神，後東海君見葛陂君，淫其夫人；於是長房敕繫三年，而東海大旱。長房至東海，見其請雨；乃敕葛陂君出之，即大雨。東方朔十洲記御覽卷六十。曰：扶桑在碧海中，樹長數千尺，一千餘圍；兩兩同根，更相依倚，是以名扶桑。左思魏都賦文選卷六。曰：洗兵海島，刷馬江洲。太公六韜御覽卷八百九十三。曰：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。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，以免君之罪。於是得犬戎氏文馬，毫毛朱鬣，目如黃金，項如雞尾，名雞斯之乘，以獻商王。禮記樂記第十九。曰：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，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；車甲衅而藏之武庫，而弗復用；倒載干戈，包之以虎皮，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。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毋丘儉傳。曰：正始六年，儉遣玄菟太守王順過沃沮千有餘里，至肅慎氏南界，刻石紀功；刊丸都之山，銘不耐之城。呂氏春秋審分審分。曰：神通乎六合。注：六合，四方上下也。禮記仲尼燕居第二十八。曰：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？鄭玄注：言易知也。

。隅注訖。賈誼服鳥賦文選卷十三。曰：細故薶芥，何足以疑？

均州壤

問：庶土交正，垂範前經；地利必分，騰規往訓。由是張衡搆賦，辨沃墾於二京；裴秀制圖，審高卑於六體。然則窳隆異等，勞逸不同；將均貢篚之差，寔在京坻之積。

【補注】：尚書夏書禹貢。曰：庶土交正。禮記孝經·庶人章。曰：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。張衡西京賦文選卷二。曰：處沃土則逸，處墾土則勞，此繫乎地者也。裴秀禹貢九州域圖論初學記卷五。曰：制地圖之體有六：一曰分率，所以辨輪廣之度也；二曰準望，所以正彼此之體也；三曰道里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；四曰高下，五曰方邪，六曰迂直，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，校險夷之異也。左思吳都賦文選卷五。曰：原隰殊品，窳隆異等。說文曰：窳，汚穢也。張衡西京賦文選卷二。曰：處沃土則逸，處墾土則勞，此繫乎地者也。尚書夏書禹貢。曰：其貢漆絲，其篚織文。傳：盛之篚篚而貢焉。毛詩小雅甫田。曰：曾孫之庾，如坻如京。箋注：庾，露積穀也。坻，水中之高地也。

至乃人稀土曠，滄瀛有彌望之郊；揮汗駕肩，汾晉無立錐之地。今欲均其土宇，任以遷居；使戶割膏腴，家豐菽粟。猶恐首丘難變，懷土易安；食水多怨謔之謠，涉河無率從之誥。可否之理，應有令圖；勸導之宜，咸敷厥旨。

【補注】：滄、瀛、汾、晉均州名。潘岳西征賦文選卷十。曰：黃壤千里，沃野彌望。晏子意林卷一。云：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？對曰：臨淄三百闔，張袂成帷，揮汗成雨，比肩繼踵，何容無人也。鮑照燕城賦文選卷十一。曰：當昔全盛之時，車挂輶，人駕肩。漢書食貨志：董仲舒說上曰：富者田連仟伯，貧者無立錐之地。毛詩大雅卷阿。曰：爾土宇畷章，亦孔之厚矣。箋：土宇，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。李斯上書秦始皇文選卷三十九。曰：東據成臯之險，割膏腴之地。孟子盡心上。曰：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歛，民可使富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楚辭九章哀郢。曰：鳥歸反故鄉，狐死必首丘。王逸注：念舊居也。論語里仁第四。曰：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鄭注：重遷也。王

桑登樓賦文選卷十一。曰：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。漢書卷八十四翟方進傳。曰：初，汝南舊有鴻隙大陂，郡以爲鏡。成帝時，關東數水，陂溢爲害。方進爲相，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。以爲決去陂水，其地肥美，省隄防費而無水憂，遂奏罷之。及翟氏滅，鄉里歸惡，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。王莽時常枯旱，郡中追怨方進，童謠曰：壞陂誰？翟子威。飯我豆食羹芋魁。反乎覆，陂當復。誰云者？兩黃鵠。尚書商書盤庚中。曰：盤庚作，惟涉河以民遷。乃話民之弗率，誕告用亶。傳：話，善言。民不循教，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。左氏傳襄三十一年。曰：子產與裨諶乘以適野，使謀可否。又昭元年。曰：君子能知其過，必有令圖；令圖，天所贊也。

對：竊聞人惟邦本，本固邦寧；務本必於安人，基邦在於弘衆。譬潭深魚集，林茂鳥歸；山海不厭於高深，家國必資於富實。曩者隋網系緒，天下分崩；荆棘旅於階庭，狐兔踐於城邑。

【補注】：尚書夏書·五子之歌。曰：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論語學而第一。曰：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尚書虞書·皋陶謨。曰：在知人，在安民。又曰：知人則哲，能官人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淮南子說林訓。曰：欲致魚者先通水，欲致鳥者先樹木；水積而魚聚，木茂而鳥歸。管子形勢解第六。曰：海不辭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辭土石，故能成其高。孫盛晉陽秋文選卷三十四。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善注。曰：卻超假還。東簡文帝謂之曰：致意尊公家國之事，遂至於此。枚乘上書重諫吳王文選卷三十九。曰：夫吳有諸侯之位，而富實於天子。禮記檀弓。曰：曩者爾心或開予，是以不與爾言。鄭注：曩，曩也；謂始來入時。尚書商書·盤庚上。曰：若網在綱，有條而不紊。傳：紊，亂也。左思魏都賦文選卷六。曰：巢焚原燎，變爲煨燼，故荆棘旅庭也。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王傳。伍被謂淮南王曰：昔伍子胥諫吳王，吳王不用。乃曰：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。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，露霑衣也。史記天官書曰：參爲白虎，荷鱗爲虎首，主葆旅事。晉灼注：葆，菜也；禾野生曰旅。

我國家纂期膺曆，攝運受終；逢五老而受圖書，獵雙童而基霸主。澄清六合，榮鏡八荒；再讓而天下自歸，一戎而兵戈已偃。

【補注】：漢書卷一百一十。曰：皇兮漢祖，纂堯之緒。左思蜀都賦文選卷四。曰：天帝運期而會昌。孟子公孫丑。曰：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尚書虞書·大禹謨。曰：天之曆數在爾

躬。張衡東京賦文選卷三。曰：攝提運衡。薛綜注：攝提有六星。玉衡，北斗中星，主迴轉。尚書考靈囿開元占經卷十九。曰：帝起受終，五緯合軫。河圖挺佐輔類聚卷十一。曰：黃帝脩德立義，天下大治。乃召天老而問焉：余夢見兩龍，挺白鬪，以授余於河之渚。天老曰：河出龍圖，雒出龜書；紀帝錄，列聖人之姓號；與謀治太平，然後鳳凰處之。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，天其受帝鬪乎！列異傳史記封禪書索隱引。曰：秦穆公時，陳倉人掘地得異物以獻之。道遇二童子，云：此名為媯，在地下食死人腦。媯乃言云：彼二童子名陳寶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伯。乃逐童子，化為雉。秦穆公大獵，果獲其雌，為立祠。世說德行第一。曰：陳仲舉言為士則，行為世範，登車攬轡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六合注訖。班固典引文選卷四十八。曰：聖哉！皇家帝世，德臣列辟；功君百王，榮鏡宇宙。賈誼過秦論文選卷五十一。曰：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文心雕龍章表第二十二。曰：堯咨四岳，舜命八元；固辭再讓之說，俞往欽哉之授。一戎注訖。

聖上以大明統極，提象御辰；景化溢於幽遐，神功暢於動殖。駕雲甄海，益地開圖；義里恒空，開田莫競。猶恐州如馬齒，疏密不同；地若龍鱗，膏腴兼倍。

【補注】：木玄虛海賦文選卷十二。曰：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。周易繫辭上。曰：懸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。提象御辰注訖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文選卷四十七。曰：化溢四表，橫被無窮。桓溫薦譙元彥表文選卷三十八。曰：幽遐仰流，九服知化矣。劉孝標辯命論文選卷五十四。曰：觀湯武之龍躍，謂龕在神功。謝朓酬德賦曰：覽斯物之用舍，相群芳之動植。駕雲甄海已注訖。會稽典錄御覽卷一百五十七。曰：陳寔與民紀伯為鄰，伯夜竊器地自益；寔見之，伺伯去後，密拔其藩一丈，以地益伯。伯覺之，慙惶；既還所侵，又卻一丈。太守周府君高器德義，刻石旌表其里，號曰義里。毛詩大雅·綿。曰：虞芮質厥成。傳：虞芮之君相與爭田，久而不平。乃相謂曰：西伯，仁人也，盍往質焉？乃相與朝周。入其境，則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；入其邑，男女異路，斑白不提挈；入其朝，士讓為大夫，大夫讓為卿。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：我等小人，不可以履君子之庭。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，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。班固西都賦文選卷一。曰：溝塍刻鏤，原隰龍鱗。左思吳都賦文選卷六。曰：畛畷無數，膏腴兼倍。

將欲均平土宇，申畫郊圻。以為汾晉黎疇，邑居秋隘；滄瀛郊野，耕墾未周。五土之利尚荒

，四人之務猶攄。若夫體國經野，訓俗濟時；擇利而行，應權而動。若使廣開敦諭，各任遷居；咸遵樂土之詩，共解薰風之愠。

【補注】：土字注訖。說文：距國百里曰郊。爾雅釋地曰：邑外曰郊。逸周書職方解曰：方千里曰王圻。賈誼過秦論文選卷五十一曰：眡隸之人。如淳注：眡，古氓字。說文曰：眡，田民也。左氏傳昭三年曰：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囂塵，不可以居。杜注：湫，下；隘，小。禮記孝經·庶人章曰：分地之利。鄭玄注：分別五土，視其高下；若高田宜黍稷，下田宜稻麥，丘陵、坂、險宜種棗栗。潘岳籍田賦文選卷七曰：夫九土之宜弗任，四人之務不壹。管子小匡第二曰：土農工商四民者，國之石民也。周禮天官·冢宰曰：體國經野，設官分職，以爲民極。鄭玄注：體猶分也，經謂爲之里數。桓溫薦譙元彥表文選卷三十八曰：所以篤俗訓民。濟時注訖。潘岳射雉賦文選卷九曰：清道而行，擇地而住。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先主傳先主上言漢帝曰：若應權通變，以寧靖聖朝。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選卷四十四曰：故遣信使，曉諭百姓。毛詩魏風·碩鼠曰：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箋：樂土，有德之國。孔子家語辯樂解曰：昔者舜彈五弦琴，造南風之詩。其詩曰：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

使其環桑起宅，荷鍾趨疇；龍梭曳蠶妾之機，鳳粟滿田夫之積。然後崇禮節，務耕耘；政令絕蒼鷹之威，聚斂無餓豺之暴。即可千倉起詠，九賦咸均；襁負滿於康莊，雞犬聞於郊境。謹對。

【補注】：孟子梁惠王上曰：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。班固西都賦文選卷一曰：決渠降雨，荷擗成雲。異苑御覽卷四十八曰：釣磯山者，陶侃嘗釣於此山水中，得織機一枚。遂掛壁上，後化成赤龍從空而去。左氏傳僖二十三年曰：晉重耳奔齊，齊桓公妻之。有馬二十乘，公子女之，從者以爲不可。將行，謀於桑下；蠶妾在其上，以告姜氏，姜氏殺之。張華博物志曰：近世有田夫，削木爲麥，入於市糶之，糶者無疑，歸磨乃覺非麥。管子曰：倉廩實，則知禮節。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曰：郅都爲中尉，丞相條侯至貴居也，而都揖丞相。是時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獨先嚴酷，致行法不避貴戚，列侯宗室見都，側目而視，號曰蒼鷹。國語楚語下曰：鬬且往見令尹子常，子常與之語，問蓄貨衆馬。歸以語其弟，曰：其亡乎！不然，令尹其不免乎。吾見令尹，令尹問蓄聚積實，如餓豺狼焉，殆必亡者也。毛詩小雅·甫田曰：乃求千斯倉，乃求萬斯箱。周禮天官·大宰曰：以九賦斂財賄。論語子路曰：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。爾雅釋宮：五達爲之康，六達爲之莊。

敦煌學 第九輯

編輯者：中國文化大學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出版者：中國文化大學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出版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訂價：新台幣三八〇元

(郵費另計)